後紅樓夢/第1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話說林良玉，聽見了林黛玉的錦囊三計，頭也搖掉了。只想著黛玉的算計太凶，單單的頂門一針，要觸怒舅舅。若叫她做了男子，真不知要做出什麼事情來，沒有法兒只得告訴曹雪芹。曹雪芹笑道：「一點不錯的，真是令妹的手筆。我也沒法兒，只好告訴璉二世兄去。」

曹雪芹便過來告知賈璉。賈璉也先知道了，今聽了雪芹的話，駭得吐了舌頭縮不進去。雪芹又說道：「林世兄也講過，他枉做了哥哥，實實拿不住這一個妹子。若是這三件不妥，一萬年不能成功的。」

賈璉著了急，細想了一會，沒個主意，只得千萬地央求曹雪芹道：「老先生是幾代的世交，這件事侄兒實在沒法了，單隻襲人的一張文契沒還她，中什麼用。況且還有別的。不拘怎樣，倒只好求老先生想出個計算來。」

雪芹笑道：「也罷，等我過去想想看。只是姜兄的事情，可曾回過令叔？」

賈璉便將賈政夫婦一口應承的話說了。雪芹也歡喜，便說：「也好，我這番沒有說成這個，倒先說成那個，兆兒也好。我且過去，想著了什麼就過來。」

這曹雪芹回到林家，先將賈璉的話告知良玉，良玉一喜一愁，也往內里告訴。雪芹又回復了姜景星。景星大喜，叩謝不及。曹雪芹打量寶玉黛玉之事也就可以告訴景星，隨即說出來。景星倒一直根究，曹雪芹也只得全數說出來，景星如夢方醒，也將寶玉的醋意兒悟過來。雪芹又將黛玉三計，賈璉轉求打算之語說出。姜景星也說為難。這兩位通人，大家關切，就商量了半日半夜，倒像議軍國大事的，還有什麼不妥。曹雪芹便通盤打算定了，便走過來告訴賈璉，兩個人悄悄地到小套房內密密地講，只附了耳朵說話。雪芹道：「我而今三件都有了。」

賈璉益發將耳朵湊上去。「第一件稱呼，是不忘本的意思。二老爺正在姊妹情深，依著

說，沒有不依的。至於分居的話也好說，只說現在要分居，只等明年恩科會試過了再說，這便算做激勵寶世兄的意思。老爺非旦依了，還要說好，且騙過了門，就不等到會試，讓裡頭太太們想什麼法兒。第二件蔣琪官在忠順王府里，近來也很煩難，行頭兒通修不起了。而且忠順王是南安郡王的晚親，我們只求良玉兄求南安郡王，說襲人的身契還在這裏，要傳這個人，也要蔣琪官使用。忠順王現在也仰仗著南安郡王拉扯，立刻就要送來。這個只算我們那邊陪嫁過來的，也把蔣琪官名字改做蔣涵，老爺怎麼查考到。林姑娘那裡，都說是老爺應承了。送過來那些女戲子的事情更易，姜兄很感激你們的盛情，也和寶玉世兄好，情願辦這件事做個賀分兒。大凡拚著些銀子什麼通要辦過來。那班尼姑們得了銀子自己也肯替人串戲，何況幾個徒弟們。這姜兄現在新親，老爺礙著臉，怎說的不收？就算不收，那邊送過來怎麼說出養不活退回去？這也停妥了。第三件益發容易，只回上老爺說，要在園子里常會會舊日的姊妹，老爺怎麼卻得她？璉世兄，你要我效個勞，我只有這點子法子兒，也是姜兄幫著商議的，連林兄也沒有知道。你打量著妥不妥？」

賈璉笑得什麼似的，只是稱謝不及，道：「這位林姑娘果然利害，可可地遇見老先生也就周郎遇了孔明了，這樣布置實在妙極。侄兒也有個意思，而今倒反先將姜公的親事結定了，他隨後送這個班兒，老爺便卻不得情。不然，恐怕老爺道學性兒，說是少年高第，未免高興些兒。到得過了帖便不礙了。」

曹雪芹也說很是。兩個人倒反不提起黛玉的親事，因過去見了賈政，說起姜殿撰的過帖日期選得近的很。賈政就說：「很好。日子總擠在一塊，索性正經事兒辦過去也好。這一天林外甥回門同一個日子更妥。兩邊也簡便些。只是小弟卻有個意思……」就沉吟起來。曹雪芹只管追問，賈政先走下去打一躬，曹雪芹連忙還了禮，便道：「咱們世交還拘著這個么，老先生有什麼話儘管談。」

賈政道：「據兄弟的意思，姜殿撰不知怎樣，小弟卻有一個鄙見，致意姜公，咱們這樣相好，承他不棄要做至親，有什麼話不好講得？兄弟恐怕姜公的光景要請大人先生出來作伐，倒覺得生分些。不如恭恭敬敬就請大駕光輝光輝，做兄弟的更樂。一則諸事費心，全仗執柯之力，二則那一天小女回門，裏面也有些事情，至好盤桓，尤為兩便。想來姜公也有此意，不知老先生可能俯從？」

曹雪芹道：「不瞞老先生說，姜殿撰也曾這樣說起，晚生也不便推辭，倒是晚生恐怕府上要請位大人先生出來，晚生就自慚形穢。不敢瞞老先生，不要說請列位老先生，就請

林公，晚生也陪不上。晚生果真奉命，到這一日反倒不願意穿公服兒。晚生從前的五斗折腰，只見了別駕、刺史，也要打個千兒，便是謙虛的上台拉著，也不免略略地交著手，獻一個小式樣兒，怎麼好同翰林先生分庭抗禮呢。只許晚生布衣落拓，還有一樣的同著行禮方可效個勞兒。」

賈政笑一笑道：「先生，老先生太言重了。兄弟相交了多少年，也能仰體仰體。兄弟原打算叫薛家二外甥跟著老先生學學，尊意如何？」

雪芹道：「這位薛二哥原是不凡的，同晚生原也素好，這麼著還有什麼說的，這會子過去，就告訴姜殿撰叫他去登堂拜求。」

賈政道：「很好，兄弟也要自己去，真箇的是人熟禮不熟的。」雪芹就去了。不說林良玉夫婦雙回，合家喜慶，及姜景星、賈喜鳳結親之事。且說曹雪芹見姜景星過帖了，就同賈璉將商議過之說告訴賈政。賈政只管點頭，連聲的道好，沒有一個字兒駁回。他兩個也快活得很。曹雪芹順便就說道：「令甥處還有幾房下人陪過來，內有一房說是府上的舊人。」賈璉也說出襲人來。賈政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也還是老太太的舊人，聽說她嫁了什麼人了，怎麼又賣身起來？」

雪芹道：「想來老太太身邊的人，府上恩典也寬，外面去小家小戶的過不得苦日子，所以藉著林府上收用的便，又重新上府來。也還算個犬馬戀主，不忘本的意思。」賈政說道：「這也很好。」便就定了過帖迎親的日子。曹雪芹仍舊回來。這邊賈政卻進去告訴王夫人。王夫人近日來心上也明白了，又見寶玉活龍活現地繞著身轉，又是寶釵將近臨月。王夫人往寶玉處走動，見寶玉夫婦也和，心裏也順，聽了賈政的話也說個「好不過。」

賈政是一個直性人兒，心口如一，盡著誇黛玉有才有識像她母親似的。王夫人也不免含著醋意，覺得他將自己的外甥女太偏愛些兒。獨有賈璉的把式打不開，一起一起的辦些大事，漸漸的支不上來。倒虧了賴大的兒子寄了許多宦囊回來，賴大料定了這府里重新興旺，情願將二萬金算作客帳，借與賈璉。賈璉從中也有些轉手，所以趁手得很，一面就辦起事來。那邊曹雪芹回去說明，林良玉也和姜景星兩人高高興興的逐件辦去。又是姜景星打量著黛玉的機關利害，怕的三件過去了又鬧出別的件來，只叫良玉先過帖，隨後告知黛玉。良玉也依了，三件事也辦得妥。到了過帖這日，真箇的黛玉那邊不通一點風兒。直到過了幾日，蔣琪官、襲人並芳官一眾多齊全了，各處分開，總安頓的妥妥噹

噹，也還不露出來。這便是勢與利兩個字的手段。且說林黛玉自從惜春過去之後，那邊寶玉的話倒反一個人不提。轉是喜鳳的帖兒定見了，料定他們開不得口，就算開了口，一定地觸怒了賈政。故此石沉大海，再也無人敢來煩瑣。真箇的這一班人皆中了計了。黛玉心裡頭好不得意，仍舊打起坐來，只苦的照前的運氣觀心毫不見效，而且一件一件的總有了寶玉起來。自己也說不出口。這一日，喜鸞嫂子慢慢的走進來，帶笑的說道：「大姑娘好個模樣兒。」

黛玉臉上紅紅的正不知怎麼樣，那喜鸞就挨著她坐下，低低地說道：「可不是，咱們說過的那三件事，少一件咱們也不依的。」

黛玉點點頭，喜鸞道：「若滿依了，咱們也依著。可不是的。」

黛玉便獃著，喜鸞就低低地湊到耳朵邊說道：「改不過口來了，通依定了。」

黛玉慌起來，說道：「你不要哄我。」

喜鸞道：「我敢哄你？通是老爺、太太親口依定的。還更奇呢，實在地料不出，這襲人、芳官們全個多來了。你要她們進來，這會子我就替你叫進來。」喜鸞就要去，黛玉便慌了，拉住喜鸞道：「好嫂子，你且坐著，我不信二舅舅當真依。」

喜鸞道：「二舅舅不依，這些人為什麼來？」

黛玉停了一停又道：「到底這些人怎麼樣叫的來？」

喜鸞道：「這些事我不知道，只是這些人全個兒齊齊地在這裏。他們原也要進來，倒是我攔住了。等我告訴了你，再傳他們上來。你而今不信，我只一起叫進來便了。」喜鸞一面說，一面便要叫去。這林黛玉就慌極了，拉住喜鸞道：「好嫂子，真箇這麼樣咱們再商量。」

喜鸞道：「商量是沒有了呢，你還不知道，那邊不知誰的算計，一面送這些人過來，就今早晨兩位王爺過來做媒送帖，已經逼著你哥哥寫了回帖去。你哥哥通做一路，直到帖兒過去了，方帶了他們進來叫我告訴你。這些離著外面也很遠，憑他鬧，有心瞞我們，誰也不知道。你哥哥又說是你自己定下的，怎麼商量得來？還說兩位王爺過來鬧得什麼

似的，這府里的聲名又大，滿到處傳遍了，看的人也多……」

喜鸞要說下去，黛玉已經哭出來。又害著臊不便高哭，只跑到床上去朝里的倒下去，嗚嗚咽咽不知傷心到什麼分兒。喜鸞不便勸也不便走，只得叫了紫鵑、晴雯告訴她。這兩個也喜極了，齊聲叫好，都說道：「原來也有這一個日子。」

那黛玉一面哭泣，一面恨毒追悔自己，原不該鬧什麼小聰明兒。而今是真箇被寶玉拖下苦海去了。「寶玉，寶玉，你害得我好苦！我哪世里害了你，今生今世送在你手裡。你的時運兒又這麼強，千方百計，天也順了你，叫我跳不出你這個圈兒。我也糊塗到一萬分，怎麼樣一個女孩兒嫁了人還拿得定，我從前講這話也就臊了，見不得人。罷了，罷了！我只再世為人，再顧著自己的身心性命便了！」

那晴雯便要立時立刻去見襲人，倒是紫鵑攔住了，就說道：「晴雯妹妹，你也不要太狂了。論襲人來，咱們原是一塊兒的人，就算走錯了路兒，怕的她心裏不難過？你這個嘴頭子是好的尖刀似的，出口傷人。趁著你的性還留什麼舊姊妹情分兒。你在先也要壓著她，況且而今的你，現在的她，還有芳官們一班兒在那裡，好個串戲的人兒，你不揭破她，她們還要提著個牌名打趣她，你倒去先做一折戲文給她看。你也是夭折過的人兒，只苦了五兒妹妹，才有個今日的晴雯，你再修修後世吧。」

晴雯聽她一席話，倒笑起來道：「大奶奶，看這個紫鵑姊姊，好個仁慈有德的人兒。晴雯要看看她們也念著舊日情分，當真一見面就揭人家短處。況且芳官也和我好的，怎麼不要看她。」

喜鸞道：「她的話呢，也是的，你也沒存這個心。只是大姑娘還沒有傳她上來，又是姑娘這會子心裏煩，你們要見舊姊妹，也緩寬些兒。」

喜鸞說罷，約莫黛玉到其間，再也鬧不出別的巧兒，只叫兩個丫頭進去相陪著。又見紫鵑和襲人好，怕的惦記著她，又說：「你們也放心，我也很知道襲人的分兒、才調兒，也不拿她當眾人使喚。只專派她西院里照料那些衣裝絨線兒，便是芳官、藕官也怕的戲路兒生了，在西院里近著小靈岩、小棲霞一帶，跟了教師近了清客在那邊素串，等他們熟溜了，吉期時候好到那邊伺候去。你們給她什麼吃的東西，只管叫蔡良家的傳過去罷了，左右是一家人兒。見面的日子長，有什麼不能看見她。你們兩個人只不要離著大姑娘。姑娘的性情兒、事情兒只有你們拿得准，你們一時走開了又找准。」紫鵑、晴雯便

說：「謝了奶奶，曉得了。」

喜鸞就去告訴良玉，良玉也笑，只服著曹雪芹的好意。喜鸞也時常到黛玉處，有意無意地同著紫鵑、晴雯慢慢地解勸。且說寶玉，過帖之後細問賈璉，知著他與曹雪芹的一番布置，十分感激姜景星，心裡頭說不盡的快樂。這時候寶釵就近臨月，連上房也不大上去。寶釵本守胎教，又是寶玉回家之後漠然相處，彼此並不戲言。寶玉此番快樂了，轉覺得自己有多少不是，倒要去親近她，總被寶釵遠著了。寶玉便東去西逛，一會子到櫳翠庵、稻香村；一會子到怡紅院，要便往瀟湘館的門縫裡瞧著聽著，只像個走馬燈兒。賈璉遇著便笑道：「二哥哥，你看風水可曾看完？」

焙茗也笑道：「二爺送朝報忙極了。」寶玉只笑著不理。到了這一天吉期，恰是個壬辰年戊申月戊子日，先一夜子時立秋，這半夜秋天氣還不很涼，只比得林良玉的好日子覺得涼爽些，也穿得住實地紗了。這林、賈宅接連的鋪設了好幾天，好不熱鬧。不說林良玉的祭先宴客，且說榮國府的內外規模。這府門口的燈樓綵球已經出色。自賴大、林之孝以下華冠麗服的十餘人，一排兒分兩邊坐著。正門、兩角門六扇齊開。一直望進去花園似的，一路的街眚擺著也數不清。到了垂花門口便是十來個五彩扎綢的香雲蓋，湧起一座鰲山，上掛著各色各樣的彩燈，兩邊超手游廊捲起半簾，一總結綵懸燈垂下絡索，穿堂上通是明燈宮角，廊檐下間著五色玻璃燈。從大理石屏風過去，越覺精雅。金鉤珠箔映著各色顧綉，各處地衣絨毯十分燦爛耀眼。那些陳設古董也盡數配著顏色，間著花盆。那自鳴鐘一響便應了一二百座一同的響起來。再夾著鸚鵡、畫眉的雕籠鳥語，又到處放一個朱漆畫金的圓缸盛了涼冰，堆高几尺倒像個水晶山子。一路直到內室，轉到大觀園，直如月殿銀階一般。真箇依了黛玉，就瀟湘館做了洞房。益發收拾得繁華齊整。

這林良玉送來的珠簟寶笥鶴綾鴛綺，也就不可說了。真箇蘭麝濃熏芙蓉滿綉，說不盡的富貴風流。又是到處有個玩意兒，除正廳演出《滿床笏》正本，怡紅院內卻演的檔子班，綴錦樓便是一班清客清曲，也間著巴蕉鼓兒，十錦雜耍。含芳閣便是芳官一眾女孩子打個細十番，末后又挪她們到藉香榭去了。紫菱洲也有兩三個人變著戲法兒，便是稻香村空地上也叫了兩班走索叉缸的婦人兒，打著鼓唱著曲，說是賈環的主意兒，都罵他蠢。那些去處通派定執事這人看守古董照應客人。凡是賈政的本家親戚盡著逛。

瀟湘館內的呂祖師像已被史湘雲移供櫳翠庵去了。眾賓客來到瀟湘館，見有三個洞房，大家詫異。原來兩邊商議過，恐怕黛玉性情古怪真箇不肯同房，誤了好日，就算日後勸轉，總不能應這個吉辰，因此上想起紫鵑、晴雯都是偏房數內的，不如趁這一日一總圓

全。因此另選了四個上好的丫頭與黛玉，叫做香雪、素芳、碧漪、青荷。又選一個菊香與紫鵑，選一個綺霞與晴雯。幾日間花錦湊齊，一時會合。紫鵑、晴雯也赧赧地跟了黛玉避起人來。眾人都贊寶玉福分，誰還趕得上他。

到了吉時，寶玉便穿了二色金百蝠縷雲深紫戳紗袍，二色金霞鶴雙絲天青滿裝紗褂子。頭戴國公品級的涼帽，著青緞粉底小朝靴。拜過祖先父母，告過了尊長，就正廳上上了八人大轎，上首出門奠雁去。道上的執事兒排去有二里多路，真箇的千騎雲騰，看著的人也不知擠倒了多少。那邊林黛玉到了這個時辰，怎麼樣能夠變出什麼計策，也只得苦苦地哭著依了哥嫂起來妝束，不免痛哭一番。良玉也傷感著抱了出來，扶入轎內，被寶玉迎了出來。一色的油綠哆羅呢兩乘八轎，背後元青哆羅呢四轎兩乘，便是紫鵑、晴雯。一路上大吹大打，繞遠著走個上首進榮國府來。凡龍虎號頭管金鼓粗樂，只許到穿堂便住，便細樂也只到垂花門站住。到了正廳上有芳官們十二個女孩子用笙簫弦索雲鑼小鼓板引導。林黛玉扶出轎來，罩了方巾，也穿了國公夫人蟒服，與寶玉行過禮，隨後紫鵑、晴雯也站在下首行了禮，便上了軟椅，一字兒八個小廝抬一乘送往瀟湘館來。單隻蔡良家的、柳嫂子先跟過來。襲人還留在那邊收拾照料。

寶玉到了洞房，交杯合巹，坐床撒帳已畢，寶玉便出來見賈政、王夫人及各親長，直伺候得席完客散，王夫人方叫送回。寶玉先往寶釵處問安，鶯兒說已經睡下了，寶玉也怪臊的，一徑就往瀟湘館來。誰知黛玉先用話兒支使開晴雯，早與紫鵑同房歇下了。寶玉就招著了晴雯，拉著手只管笑，倒反說不出什麼話來。晴雯也低頭羞得了不得。寶玉這一晚就同晴雯歇下了。他兩人這一夜的論心敘舊也難於形容。到了次日清晨，寶玉一早起來要看黛玉，倒是紫鵑先迎出來道：「寶二爺，你而今還有什麼？諸事通遂意了，可憐見的。」便低聲說道：「可憐見林姑娘羞得很，在那裡千萬央求我，又哭又求叫我告訴你，且不要去看她，罪過得很。她說你若去拉拉扯扯，她就要尋死了。」

寶玉倒嚇了一跳，晴雯也趕出來攔住寶玉說道：「二爺，你總慢慢著，且請史大姑娘、四姑娘伴伴她，慢慢總好，你不要性急當真的逼出人命來。」

寶玉跌腳道：「你們把我當做什麼人兒，我為什麼要拉扯她。我只問問她的身子，說我的心事兒。」

晴雯道：「可憐見的，你便真箇這樣，她這會子不相信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這麼著倒不好了。」

紫鵑道：「什麼不好，不過緩些時兒。你而今倒有一件要緊，姑娘這樣光景出去見老爺、太太還早呢，你且上去說她的光景有些病兒，不要上頭怪下來。」寶玉就連忙去了。這裏紫鵑、晴雯兩下里彼此取笑著，只樂得個柳嫂子牙縫放出花來。卻說賈政、王夫人因晚上乏了還未起身，見寶玉上來，問明了在晴雯處過夜，打量著黛玉的意思原要說病，大家也諒著她。又怕她害著臊反倒不便來看他，先叫姊妹們來走動，也叫她們不許取笑。

賈政只打點了外面賀喜的應酬。都說黛玉自從進房之後不肯見人，連惜春來也不肯言語，只悶悶地睡著。眾人也自諒她。到了晚間，寶玉到寶釵處走了一走，體諒著黛玉就來尋紫鵑，紫鵑也不肯，一則怕黛玉寂寞，二則不肯僭先，三則也害臊。總推著晴雯。晴雯也沒法，一連幾夜總和寶玉歇。這也不提。誰知王夫人不知黛玉害臊不好意思出來，反疑心黛玉倚了家勢，仗著賈政，看不上王夫人，就將黛玉這個新媳婦想出許多不是來。這便如何剖得？要知端的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